

“瞧，透过冰鹿的身体，能看到后面恢宏的城堡和拱桥塔楼。”

“快瞧，冰雕艺术家在鹿身上雕出了皮毛流动的方向，后脑勺和肩头的毛，流动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哦。”

“看，这是一家四口，鹿爸带着大儿子，鹿妈带着小女儿。艺术家可真厉害，凿圆了身段与四蹄，还凿了那么多细小皮毛，冰竟一点也没有发白。”

傍晚6点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灯光准时亮起，一个让人屏息以待的童话世界，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到处都是黄钟大吕式的冰雕，高耸入云的双塔，考验冰块间力道衔接的古典拱桥塔楼，仿佛住着白天鹅与黑天鹅的繁复城堡，迷人的角楼与城墙，完全复刻江南小桥流水的冰桥，各种变幻莫测的灯光，从冰雕内部透射出来，如梦如幻。

与此同时，在冰雪大世界的外围，还有一些冰雕在赶工创作，从松花江上凿下的冰块被大卡车飞速运来。据说，这些冰，都是在江心用圆锯切割的。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说：“割冰也很有技巧啊，用圆锯切下去，不能切到底，要让冰面的底部依旧连接着；之后，工人要手持一人高的钢钎，整齐划一地沿着切割线敲凿，用共振的节奏与力道将冰块凿开。”忽然，领头的工友

每年冬天尤其是进九的日子，我都要穿上那件浅灰色的套头毛衣迎接春节的到来。这件毛衣厚实保暖，不用说，那是妻子织的。也许，它与现在典雅时尚的羊毛衫相比有些笨重，但只要我穿上这件旧毛衣，感觉整个冬天就不那么冷了。

妻子是个编织能手，刚成家那会儿，每一年她都给自己安排了织毛衣的任务，女儿的小手套、小袜子和帽子，我的羊毛衫、老人的毛衣毛裤以及她自己的外套和围巾等等。每到国庆假期，我都会陪她去专门的毛线市场挑选毛线，其时毛线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生意兴隆。老板们会向她推荐当季卖得最好的颜色和材料，还会把样衣摆在摊上供人参考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开始看《新闻联播》时，她便拿出当天买回来的毛线，让我帮她卷成线团。那些年，一家人的毛衣、毛裤几乎全部出于她的手工编织，且每一年都会出现正流行的样式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给女儿编织的黄色蝙蝠衫，女儿穿了许多年，回头率依然很高。而我的羊毛衫就没有那么多变化了，颜色集中在灰色、黑色、藏蓝色，有变化的部分无非是领口的不同，而她和女儿的则颜色款式繁多，套头的、开衫的、镂空的、拼色的、高领的、低领的、圆领的、V领的……她还用钩针织外套，勾出舒服的毛线鞋子，把家里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沙发、椅子、凳子用罩子装饰了一遍。

那时物资相对匮乏，但凡家里肉眼能见到的物品都用编织物盖起来，也属那个时代的潮流。那年月，如果给心爱的人织一件毛衣，

透明的冰，透明的童话

明前茶



伙伴 李海波 摄

大叫一声“跳！”一排工人都朝冰面坚实的一侧跨跳，他们刚才脚下的一排冰块就在下一秒“脱离组织”，

顺流而下，前往运输流程。

其实，在冰雪大世界，除了那些动不动就用上数千块冰的宏大建

筑，一些造型考究的小品也值得回味。比如，一组玲珑透彻的冰雕“福鹿”。也是巧，我们正围着冰鹿拍照时，创作它的冰雕艺术家老郑，也带着家人来“访鹿”。他向耄耋之年的老母亲解释了这组冰雕鹿的来历。原来，“福鹿”谐音“福禄”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象征长寿与福气的仙兽，而在西方文化中，鹿被视为“和平使者”，代表新的一年吉祥如意。因此，在接到创作任务时，老郑便构思要用家庭成员的形式来表现大鹿与小鹿之间的关系。冰的质地脆而硬，若要保持冰块从松花江中刚起出的透明度，就要少用重新灌水结冰来塑造形象的手法，鹿就必须角短、脖子长、头型与身型呈透明蚕茧型，四蹄如塔基一样壮实，也就是说，冰鹿的形象要足够卡通、可爱、呆萌，才能减少雕琢失败的压力，也才能在组装后，充满闪亮又简洁的童话气质。

老郑说，他用到的冰，是运到冰雪大世界来的11万立方米的冰中，透明度最高的前1%，取自松花江水流最缓慢、清澈的一段，为了进一步凸显冰的空灵感，他特地在鹿爸和鹿妈的头顶，嫁接了“天线宝宝”才有的透明天线，“它们在接受哪些来自宇宙的信息呢？你可以尽情遐想。”

毛衣，旧日的情怀

吴新生

无疑是最能表达心意的礼物。

好友文哥刚谈恋爱时，把一首诗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送给女友。女友想回赠他一件礼物，既能表达爱意，还能让他睹物思人。想来想去，她决定送他一件毛衣。可是织毛衣的线在哪儿弄呢？她便耍了一个小聪明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件她爸爸的毛衣，把线拆了准备给男友织毛衣。可实际上，她那会儿刚走出校门，根本不会编织的活儿，看着拆完的毛线，她傻眼了，这一团乱麻从何开始呢？于是，她把身边所有会打毛衣的女性都问了一遍，那些复杂的术语在她听来基本上是天书，不得已，她求助烫着大波浪卷发在城里打工的一个大姐，教她起头的方法和正反针的针法，最终她采用最简单的上下针织出了毛衣的前后两片，再把前后两片缝制到一起，最后把两个单独织出来的袖子缝到衣服上去。可以想象，这是一件多么“奇怪”的男士毛衣。可文哥后来告诉我，这是他一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虽说两边袖子一长一短，虽说穿上之后像一个滑稽的小丑，但他仍能感受到其中的浓浓爱意。

而这对于当时还是文哥的女友来说，那件特别的毛衣是她送给文哥的所有礼物中最用心的一件。后来文哥虽然没有再穿过那件毛衣，

但却极其用心地收藏了起来。婚后，成为文嫂的她在手法纯熟之后曾提出拆了线重织一件，文哥没同意，他说，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件毛衣，是属于他俩的爱情故事。

那真是个针织的时代，姑娘们多么纯真啊！女孩子给恋人织毛衣时，绝不会在小姐妹中张扬，她只会悄悄地一针一线地织着自己的心思，边织边想，恋人穿着自己织的毛衣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她们把自己的喃喃细语编织在锦绣的彩线里。织针是她的叙述方式，她织的不只是毛衣，还有爱与时光。她在编织的过程中不停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一来一回，却将爱意注入密实的针脚。她编织出的不仅仅是美丽的图案，是牵绊的情感，更是女儿家甜蜜的梦想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们已经没有这么用心考虑过一个物件和爱情的关系。人们越来越喜欢用价格、用品牌去衡量一切，凸显自己的所谓品味和情感。物质的丰富让我们给爱人的赠予有了更多选择，却又似乎少了一些什么，是岁月的沉淀还是温情的故事？是时代的烙印还是悠长的记忆？这些是需要我们去深思的。

冬至那天，几个朋友一起聚餐，文哥一到包厢便脱下外套，落座以后，一个朋友望着套在他身上的高领毛衣，打趣道：“20年前我

见你穿过这件毛衣，现在还在穿啊。”文哥笑道：“这可是真正的‘私人定制’，再说，我怕冷，穿上它暖和啊！”望着他身上的粗针麻花毛衣和胸前带有文嫂特制的Logo，我心想，这是他对爱人对生活的一份持久的爱啊！

还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每天晚上，母亲都坐在古老的织布机前操纵机杼和梭子，双手轮换翻飞，每一次穿梭往复，织机就会发出“咣当”的声响，这声音也编织着我童年的梦。那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的衣衫，都是母亲织出的粗布做成的。男耕女织，自给自足，是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那时，女人们串门手里必有毛线活儿，生产队里开会，姑娘小媳妇坐在一起，竹针飞舞，彩线缤纷，那情景，颇为壮观。织毛衣，真是那个时代的生活韵味啊！

回望那个困难的年代，全国一片灰、黑、黄，何其单调，何其枯燥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社会的变化，首先是从人们的衣着上表现出来的。

要过年了，我又习惯性地找出那件蓄满旧时光的灰色毛衣，它在橘红色的冬阳中泛着温润的光泽，那细密的针线，编织的是亲人的爱，它装点着我们的岁月，温暖了我们的身心。

